



惊世王妃

JING
SHI
WANG
FEI 2

汴国篇

下

他与她，
曾生死不疑，
心有灵犀，
曾反目决裂，
山水相隔，
曾万千痴缠，
痛彻心骨……

莫言殇 著
MOYANSHANG ZHU

莫言殇
作品系列
002

伐 寻



元设局，只身去国三千里，
雨丹，任圣女，绝爱欲……
仁权力之巅，发兵为红颜，
逆境，入圣教，谋宫变……
他乔装仆役，任她驱遣……
了姻缘，他笃定了誓言……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9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莫言殇
MOYAN SHANG
JING
平国篇

惊世之妃

青岛大学
藏书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世亡妃. 2汴国篇: 全2册 / 莫言殇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36-9915-1

I. ①惊… II. ①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124号

书 名 惊世亡妃. 2汴国篇

作 者 莫言殇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28

字 数 31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915-1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惊世女郎

② 汴国篇

目录【上】

第一章	身世之谜	1
第二章	故人重逢	15
第三章	为爱痴狂	30
第四章	至亲相认	45
第五章	昔情难再	60
第六章	圣女大典	74
第七章	我只要你	88
第八章	深谷情暖	104
第九章	白玉指环	121
第十章	神秘男子	135
第十一章	戏假情真	151
第十二章	引蛇出洞	166
第十三章	情义两难	180
第十四章	生死一线	194
第十五章	永不放手	207

惊世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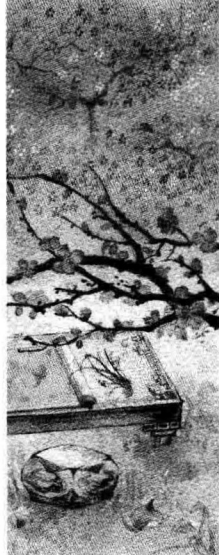
② 汴国篇

目录【下】

第十六章	生死不弃	219
第十七章	舍命相陪	232
第十八章	幻境情真	246
第十九章	千钧一发	259
第二十章	暗夜诛杀	273
第二十一章	宫变莫测	286
第二十二章	败走皇寺	299
第二十三章	殊死一战	312
第二十四章	成王败寇	327
第二十五章	生机迷离	344
第二十六章	千年寒心	354
第二十七章	登基大典	368
第二十八章	两皇夺美	382
第二十九章	伤爱别离	398
第三十章	后会有期	412
番外	永失我爱	423

生死不弃

第十六章 · LINGSHI
WANGCHEI



苏漓披星戴月，快马疾行回到汴都，直奔皇宫。阳骁虽贵为皇子，但违抗圣命非同小可，汴皇盛怒之下，还不知会如何责罚他。

刚一踏进勤政殿宫门，苏漓忽然顿住脚步，身后的宫门吱呀一声关上了。她缓缓抬眼，只见一群轻盔铁甲、手执利刃的侍卫自她左右两侧涌了上来，为首一人高大威猛，神色冷峻，腰间挂了一块精致的金字腰牌，中间独独刻了一个“羽”字。

苏漓面不改色，心却一沉。之前曾听阳骁提过，除了作为秘密奇兵的圣女教外，汴皇手中还有一支骁勇的羽林军。只有受过特殊训练，再经层层严格筛选后的精英才可入选。眼前这些侍卫，各个气势凛然，眼底精光外露，毋庸置疑都是顶尖高手。

羽林军首领手臂一挥，面无表情地发号施令：“拿下！”

苏漓目光一冷，正欲开口，只听忽然有人厉声喝道：“全部退下！”这一声震得众人耳膜嗡嗡作响。一道火红的身影快似流星，转瞬即到。他眉目冷峻，只在看向苏漓时，才喜上眉梢。

羽林军统领见阳骁出现，略一迟疑，仍然冷冷道：“末将参见四皇子！末将奉皇上之命捉拿叛贼，还请殿下切勿阻拦！”

阳骁冷笑一声道：“阿漓姑娘是本皇子请来的贵客，本皇子自会招呼，不劳陈统领费心！”苏漓刚一进城，他便得了消息。从天门到汴都，路途遥远，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回来，应该还是担心他被父皇责罚吧？如此一想，原本因她亲自去送东方泽离境而生出的失落之情，立时散了大半。

陈统领皱了皱眉，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羽林军众人见他不发话，一时也不敢动。阳骁脸色一沉，“还不退下？想让本皇子亲自相送吗？”

陈统领低首道：“末将不敢！只是圣命难违，还望四皇子见谅！”说着，他一挥手，立刻有两人上前来，唰的一声抽出钢刀，欲向苏漓挥去。阳骁怒上心头，身形忽变，双掌齐发，只听见砰的一声脆响，那二人刚刚拔出的刀，齐齐折断。阳骁厉声喝道：“谁敢动手？”

众人大骇，连连后退。这位皇上唯一的爱子素日里嬉皮笑脸，似乎总没个正经，一旦有人惹恼了他，他却丝毫不留情面。这汴国江山迟早由他做主，谁人敢得罪未来的主君？一时间地上跪倒一片，无人再敢上前。阳骁冷冷的目光扫来，陈统领脸色发青，握住刀柄的手几乎捏出汗来，竟一个字也不敢说。

四下里安静得可怕，苏漓思忖再三，正欲开口相劝，却忽见一人踱进殿来，低身笑道：“老奴徐常，见过四皇子。”

阳骁冷笑道：“你来得正好，去禀报父皇，这些奴才不听本皇子号令，就该通通革职查办！”

徐常道：“四皇子请息怒，皇上命四皇子在东宫面壁思过，没有召唤不得擅离。四皇子何以在此？”

阳骁脸色一沉，不耐烦地道：“本皇子有要事要见父皇，速去禀报。”

徐常叹息道：“皇上有旨，四皇子还是回东宫吧。”

阳骁脸色一沉，骤然发作道：“叫你去就去，别让本皇子说第二遍！”

徐常面色一凛，正在左右为难时，苏漓叹息一声道：“既然是皇上的旨意，四皇子不可违逆。你回去吧，苏漓今日进宫来，就是要面见皇上，做一个交代。”她微微抬头，镇定无波，目光越过人墙，前方巍峨肃穆的勤政殿，朱红大门敞开，殿内光影浮动，令人难以一窥究竟。

阳骁不由自主地看向她，目光中有一分纠结，“阿漓，你随我去见父皇，父皇面前自有我担待。”

苏漓微微一笑，“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事，由我来承担。相信我。”

阳骁皱紧了眉，盯着她道：“不行，你要去见父皇，我必须一同前往。”

苏漓心头暖意暗生，知他一心担心她的安危，唯恐汴皇发怒，将她治罪，不由上前笑道：“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阳骁欲言又止，忽见一个小太监出来，到徐常身边说了几句话，他脸色一变，立刻叫道：“皇上有旨，命四皇子与阿漓姑娘一同觐见。”

勤政殿内，四面门窗大开，汴皇高坐龙案之后，正在翻看折子，苏漓与阳骁一同进了殿来，上前拜倒，“苏漓叩见皇上。”

汴皇仿佛充耳不闻，奏折批完一份又一份。半晌，阳骁按捺不住，走到汴皇身边，小心地赔笑道：“父皇，阿漓回来了，您……”

笔锋一顿，汴皇微微抬了眼皮，冷锐的目光扫了他一眼，道：“谁让你来的？下去！”

阳骁讪笑道：“父皇！你怪儿臣放走了阿漓，儿臣早说过，她一定会回来的。现今她人已在眼前，父皇何必还如此生气？”

“跪下！”汴皇腾地站了起来，脸色竟如岗石般冷峻。阳骁脸上挂着笑，心忽地一沉，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父皇这副神情。看来……今日他们二人要想求得原谅，并不是件易事。他只得退至殿中跪下。

汴皇冷冷的目光，从阳骁身上转到苏漓身上，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扔掉手中朱笔，他冷冷道：“你，不只让朕感到失望，还辜负了朕对你的信任！你自己说，该如何受罚？”他话语中隐然透出一股冷戾阴狠，再不复先前的慈爱祥和。

苏漓抬起眼，迎上汴皇愠怒的双眼，淡淡道：“苏漓自知有辱皇命，不配任圣女一职，请皇上另择贤明，以免误了大事。”

汴皇目光顿时一变，身为圣女，公然抗拒皇命已是大罪，她竟还敢私自放走敌国皇帝，简直胆大包天！今日进了宫来，非但不主动伏首请罪，竟借此事请辞圣女之职，似乎这一切都不被她放在眼里。

她以为可以借着那一点血脉亲情作为凭仗，为所欲为？从来没有人敢如此无视帝王之威！汴皇顿时心头怒起，“怎么，你武功大成，目的达到，便对圣女之位不稀罕了？”

“苏漓不敢。”她淡淡垂首，目光依然平静无波，“苏漓只是觉得难担重任。”

汴皇怒极拍案道：“你别忘了，当初是你主动要求当这圣女，并非朕逼迫于你！想当年昔皇妹叛教出逃，也不曾如你这般胆大妄为，但凡朕派下去的任务，无论多棘手，她都能尽力完成！你身为她的女儿，对朕连五分的忠心也没有！”

听他突然提起母妃，苏漓的心忽然一痛，静婉姑姑临死前曾说，母妃为了完成任务，不知付出过多少代价，经历了多少凶险，而那些汴皇又知道多少？或许，他从不曾关心这一切，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即便是母妃死了，在他眼里也是死得其所！当初是她主动提出担任圣女一职，可那又何尝不是他言谈之中屡屡暗示，一心促成？

汴皇怒声又道：“朕知道，你与那东方泽曾有白首之约，但你既然选择继任圣女，又服下绝情丹，为何不能断情绝爱？还是在你心里，从来就不曾将汴国当作你的家？！”

此话一出，阳骁顿时吓了一跳，刚想开口替她辩解，只听苏漓不慌不乱地答道：“皇上言重，苏漓放他走，绝非出于私情。东方泽是何等人，皇上岂会不知？此人做事，从不会毫无筹算，倘若这次他在汴国境内出了什么意外，晟国至今守在边界天门的三十万大军，将会再次入侵汴国！晟国兵力雄厚，实力不可估量。东方泽初登帝位，野心勃勃，而那新任骠骑将军袁向、摄政王黎奉先均是领兵良将，朝中将领多数由东方泽一手提拔，他们将会以此为由，倾国之力，誓死踏平汴都！那才是我汴国之大患啊！”

汴皇心下一凛，脸色已经青了大半。苏漓的话虽不好听，却句句在理。这位晟国新任的年轻皇帝，心思深沉难测，世人皆知。当日东方泽骤然发兵攻汴，三十万大军来势汹汹。若不是汴国士兵生就骁勇无匹，又熟悉当地地形，忽尔都借此优势数次迂回作战，导致双方僵持不下，只怕晟国三十万大军早已长驱直入，直逼国都。

殿内无风，徐常却觉得脊背阵阵生寒，忽然想到昭华公主那般聪慧的女子，自恃计划周密，最终也陷进东方泽的局，不得善终。

汴皇脸色变了几变，愠怒道：“区区一个晟国，朕难道怕了不成？”说罢，他轻蔑地冷哼了一声，似乎根本不把东方泽放在心上。

苏漓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缓缓又道：“倾汴国之力对付一个晟国，于皇上而言或许不是难事，但……若是再加上定国呢？”她明亮淡然的眼神丝毫无惧，仿佛这天下局势早已了然在心。

汴国曾派圣女教暗杀定国皇帝，定国对此又岂会一无所知？两国积怨这样

深，至今未起干戈，不过是时机未到。前段时间，汴、晟两国激烈交战之时，定国边疆忽然调兵遣将，加紧巡防。谁能保证对方不是另有居心？而这一点，也正是晟国提出议和后，汴皇反复思虑，最为顾忌的原因。

一句话，已将利害点明。

汴皇怒火渐退，目光深冷。他紧紧盯着苏漓的眼睛，仿佛想要看得更深更远，直看到她骨子里去。

将圣女教交给她的时候，教中早已四分五裂，两大长老只知争权夺势，互不相让；八大分舵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原以为没有个三年五载，她断不能收服那些人，但出乎意料的是，不过短短数日，两大长老一死一逃，八大舵主无人再有不服。

她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与骁儿一般年纪，却能审时度势，目光长远，行事手段更是远远超出自己的预计。汴皇心底一时喜忧难辨，这样的人，若能为他所 used，将来定能助他成就大事，但若有二心，也必成为心腹大患！她虽有汴国皇室血统，却生在晟国，长于晟国，摄政王黎奉先对她有养育之恩，晟皇东方泽又是她昔日的恋人，而汴国除了萧王阳震与她关系密切之外，也只有骁儿与她走得最近，但他在她心里究竟占有多少分量，却无从揣测。如何才能彻底收服她为己所用？

汴皇眯了眯眼，缓缓起身，绕过御案，停在她身前五步远。沉默半晌，终于开口，“朕承认，你说得有几分道理。”

阳骁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始终目不转睛盯着汴皇，听闻此言，他紧绷的神经微微一松。

“但，这不是你抗命的借口！”汴皇忽然话锋一转，厉声喝道：“身为圣女，你的职责便是尽全力执行朕交代的任务！可你却公然违抗圣命，私自放走敌人，无论是何原因，都不可原谅！朕，决不能轻饶了你！来人！”

殿外立即走进两名侍卫，汴皇衣袖一拂，转身坐回御案之后，冷冷道：“带下去，打入天牢，明日午时斩首。”侍卫领命，走上去就欲抓住苏漓。

阳骁顿时大惊失色，方才明明看到父皇的神色和缓了几分，为何突然之间他又改变了主意？情急之下，他顾不得许多，竟然一个箭步冲过去，出手如电，挥开侍卫将苏漓护在身后，回头急声叫道：“父皇息怒！阿漓虽然有错，但最终下令开城门放人的，是儿臣！”

“放肆！你们两个简直一丘之貉，一个也不能轻饶！给朕滚到一边去！”汴

皇怒色满面。

阳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着一张俊脸，可怜兮兮地恳求道：“父皇说得极是。儿臣知道这事办得不对，但阿漓也罪不至死吧？况且她是皇姑母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了……”

“不管她是何身份，违抗圣旨，只有死路一条！”汴皇无动于衷，冷冷的话语，狠戾而无情。

“不行！”见汴皇不为所动，阳骁急得大吼出声，“阿漓是儿臣的亲人，对儿臣非常重要，儿臣绝对不会看着她死！”

“不行？！”汴皇瞪着他喘气，怒极反笑，“你居然敢对朕说不行？看来朕真是把你宠坏了！”

阳骁脸色一顿，自知失言，却依然坚持道：“父皇，这件事真要一个交代，儿臣愿一力承担！您饶了阿漓。”

“你甘愿为她负罪？为何？”汴皇目光一闪，更进一步逼问道。

苏漓心头微震，自相识起，阳骁就不掩饰对她的好感，一心亲近，事事为她着想，他心中藏着的情意，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但他性情浮滑，说出口的话从没个正经，她也从未深想，他对她究竟有几分真心。想不到生死关头，他竟然不顾一切，为她屡屡犯禁，不禁心潮起伏，几难自制。

殿内一时静默，苏漓清楚听到身前阳骁急促的呼吸，骤然一顿。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只见他跪在身前，脊背慢慢挺直，仰视着上首的汴皇，无比郑重地一字一字道：“因为，儿臣喜欢她。”他声音不大，却清朗有力，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汴皇心头一震，此刻阳骁认真的模样，是他前所未见的。仿佛只在一瞬间，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已经长大了。他瞪眼看了阳骁片刻，恼怒提醒道：“她心里的人是东方泽，不是你！”

阳骁慢慢地回过头来，俊脸上再不见平日里戏谑玩笑之色，直看着苏漓的那双眸子漆黑明亮，瞳仁深处流动着脉脉情意。

“儿臣知道。”他轻声道，似是回答又似自语。午后太阳灿烂的光线穿过云层，从殿外直透进来，为那张俊脸镀上了一层动人心魄的淡淡金色。

苏漓心神一震，他眼底的执着是那样坚定，她明白他绝不是信口胡言，他是认真的！

“儿臣喜欢她，也清楚她心里现在的人不是儿臣。但儿臣相信，凭儿臣出众

的品貌，未来的日子，她一定会爱上儿臣！”看着苏漓说不出话的神情，阳骁眼底闪过一分自信的得意，唇角忽地一勾，邪肆的笑容浮出来，一如初见，他高声道：“这辈子，儿臣非她不娶！”

“非她不娶？她是圣女，服了绝情丹，已绝情断爱！你怎么娶她？”汴皇冷哼一声。

阳骁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嘀咕道：“绝情丹而已嘛，父皇您叫他们想办法制出解药不就得了。”

“放肆！”汴皇气得双手发颤。

“父皇！儿臣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倘若绝情丹终不能解，儿臣愿意守着阿漓一辈子不娶！”阳骁仰起头，大声说道。

“你——”汴皇勃然色变，怒极起身，被阳骁这句斩钉截铁的誓言噎得说不出话。

殿上之人闻言无不变了脸色，四皇子可是汴皇最疼爱的儿子，日后这皇位必由他来继承，而他居然放言要守着一个不能嫁人的女子，这、这如何使得？！

汴皇怒不可遏，手臂一挥，御案上的茶盏立时被扫到地上，瓷器哗啦啦碎了一地，茶水溅了阳骁满头满脸。他身子立时绷紧，倔强地不肯示弱，任凭茶水滴答答地顺着乌黑的辫子淌了一身。

“来人，将苏漓押下去，斩立决！”

“如果父皇一定要杀她，那儿臣也不活了！儿臣陪着她一块儿到阴曹地府去做个伴儿！”话音未落，阳骁猛地跳起身来，寒光一闪，一旁侍卫腰间的刀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了出来，横在自己颈前。

“四皇子！”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惊声大叫。

苏漓情急之下也惊得站了起来，“阳骁，把刀放下！”

“阿漓，你别过来！”他断然喝止苏漓，决绝目光缓缓环视众人，冷冷道：“谁敢上前一步，本皇子必血溅当场！”仿佛昭示着自己的决心，他手中锋利的刀刃往自己脖子上轻轻一滑，立时血珠迸溅，滚落在雪亮的刀锋上。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欲上前夺刀的侍卫吓得半死，只得停下脚步，一动也不敢动。

阳骁这举动着实出乎苏漓意料，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为了救她，他竟然拿自己的命威胁汴皇！

“你、你好……”汴皇惊怒非常，他简直难以置信，颤声道：“真是朕的好

儿子！旁的没学会，学会要挟朕了？真是越来越出息了！”心脏忽然一阵闷痛，他死死攥住前襟，剧烈咳嗽起来。

阳骁面色大变，想要上前却强行忍住，握刀的手紧了又紧。从小到大，他都是父皇最疼爱的孩子，他性情乖张，行事无所顾忌，汴皇却自始至终对他宠爱有加，从不轻言责罚。正因为这份宽容与疼爱，阳骁行事向来有分寸，对父皇十分尊敬，从无忤逆之举。然而为了一个苏漓，他却不惜以命相搏，父子二人剑拔弩张，陷入僵持。

阳骁神色变幻未定，双眸已有雾气浮现，苏漓看在眼里，心知他此刻挣扎痛苦，难以言喻，不由轻声劝道：“阳骁，你为我，不必如此……”

阳骁打断了她，“我说过会保护你！岂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若你死了，我决不独活！”他看过来，脸上有着决不退缩的坚定，固执的倔强，还有些微绝望的感伤。

苏漓一震，他言语中义无反顾的决绝瞬间击中了她，心头一软。她没有忘记，在那个阳光明媚、花草飘香的山谷里，他的确说过这句话，只是她从未真的放在心上。然而，这句她以为的玩笑话，在今时今日，竟然真的被他当作誓言一般认真履行，她眼眶蓦然有些发热。

汴皇稳住气息，忽然冷冷道：“你当真是为了她连命也不要了？”

“是！”阳骁斩钉截铁地答道。

许久，汴皇没说话，急促的喘息渐渐平息，看着苏漓的目光渐渐变得深沉。

苏漓沉了眼，此次她孤身进宫，除却不想连累阳骁，最紧要一点是笃定汴皇不会真的对她不利。圣女教沉寂多年才重振旗鼓，圣女尚且后继无人，更何况她与晟、汴两国之间关系微妙，汴皇若贸然下旨杀了她，于当前形势绝对有百害无一利。这其中关键，汴皇如何不明白？只不过他想借此事恩威并施，要她彻底归顺忠心。

可那晦暗难明的目光令她心中不安。正想着，只听汴皇缓声道：“饶她一命，也并非不可。”

阳骁心中一喜，却不敢表露，心知父皇仍有话未说完。

汴皇手指着苏漓，冷冷道：“你若能答应一事，朕即刻饶了你。”

“父皇此话当真？”阳骁双眸璀璨，立时眉开眼笑，早料到父皇绝对不会眼睁睁看他去死。

汴皇微微点头，笑容高深莫测，分明有谋算的味道。他走下高高的御座，双

手握住了阳骁手中的刀，“君无戏言。”

阳骁一怔，不知不觉地松了手。汴皇手持钢刀，来到苏漓面前，盯着她的双眼，笑容倏然一收，“朕，要你答应嫁骁儿为妻！”

苏漓心头一震，她猜到汴皇不会轻易罢休，却没想到他会就势逼迫她答应嫁给阳骁！

阳骁瞪大眼，显然也是吃惊不小，看看汴皇，又看看苏漓，似乎反应不过来。素来伶牙俐齿的他，这会儿只会讷讷道：“父皇，她、我……”

“你不是很有信心她会爱上你？既如此，还犹豫什么？”汴皇目光凌厉，扫了阳骁一眼，继续对苏漓道：“只要你答应了这件亲事，朕会立即选择下一位继任圣女。绝情丹之毒，朕也会命人加紧研制解药。在此之前，你的身份仍是圣女。”

苏漓低垂了眼，淡淡的嘲讽闪过唇角。一举数得，汴皇可真是算计得妙。倘若她答应了，便是表明自身立场，日后难免与阳震敌对，与晟国为敌；而阳骁为保她甘愿以死相挟，倘若她不应，他必会因此伤心，对她失望。或许……这正是汴皇的真正用意。这一步，无论她如何决定，都是极难的选择。

“但朕要你保证，以后绝对忠于朕，忠于汴国皇室，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服从朕的命令。凡事以大局为重，这不仅仅是你身为圣女的职责，更是未来汴国皇后的使命。你，能做到吗？”汴皇继续威严道。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遵从命令，岂不是彻底归顺，为他所用？

苏漓静了一瞬，坚定地道：“兹事体大，请恕苏漓难以从命。此次任务失败，乃苏漓一人所为，苏漓无话可说，任凭皇上责罚。”说着，她躬身退后几步。

汴皇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拂袖退后道：“来人！”

阳骁大惊失色，疾步上前，却被蜂拥而入的羽林军拦阻在人墙之外。

汴皇厉声叫道：“拿下！”

情势再度急转直下，阳骁心急如焚，他明白若再闹下去，真会惹恼了父皇，后果更不堪设想，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苏漓被捉。

心焦之时，忽听勤政殿外传来一声威严的厉喝：“且慢！”这声音震得众人俱是心神一凛，纷纷下意识地朝殿门处看去。

来人身着宝蓝色亲王朝服，威严地大步走上殿来。他面如寒霜，冷眼扫过众侍卫，戾色一闪而逝，有人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来人竟是阳震！苏漓心中一动，他为何来了？

阳震走到殿中行礼，朗声道：“臣弟见过皇上！”

汴皇轻轻挥了挥手，阴沉道：“起来吧。”

阳震皱了皱眉，似不解道：“究竟发生何事惹得皇上大动干戈，竟要出动羽林军？”他轻轻转身背向汴皇，似不经意地扫了苏漓一眼，微冷的眸子里隐约有关怀抚慰之意。

只这一眼，苏漓便已明白，阳震是专程为她而来。

汴皇眸底冷光一划而过，他冷声道：“苏漓胆大妄为，抗旨不遵，论罪当处。”

“哦？”阳震惊讶过后，很快便恢复平静，“阿漓年纪尚轻，行事难免有不妥之处，还请皇上开恩，饶恕了她。”

汴皇冷笑道：“朕给了她机会，是她不懂得珍惜。”他神色骤然一厉，朝殿上羽林军侍卫喝道：“还愣着做什么？”

“皇上，万万不可！”阳震立即出言阻拦。

汴皇眼眸微眯，竟冷笑出声，“不可？看来萧王手握重兵，威震四方，似乎早已忘了何人才是这汴国之主！”

汴皇言语中的警告之意十分明显，苏漓暗自惊心，蓦然记起先前阳震暗杀阳骁之事，汴皇对此必已知情。虽无真凭实据，也决不善罢甘休！

阳震缓缓抬头，一字一字森冷回道：“臣弟惶恐，为人臣子，臣弟从不敢忘。”

汴皇高高在上，俯视着阳震，四目相对，刹那间闪过无数刀光剑影。殿上静寂无声，诸人的心脏无端端吊了起来，大气也不敢出。

半晌，汴皇冷笑道：“很好。苏漓罔顾圣意，罪该万死，就由你来做这个监斩官吧！”

阳震脸色铁青，却一动不动。

“萧王，为何还不动手，莫非你想抗旨不成？”皇帝见他默不作声，步步紧逼。

阳震双拳紧握，额头青筋隐隐暴起，“臣弟不敢！但是，阿漓……不能斩！”汴皇脸色一沉，阳震顿了一顿，咬牙道：“她是臣弟的姐姐留在这世上的唯一血脉，臣弟决不能眼睁睁看她去死！”

“她犯的是死罪！”

阳震毫不犹豫地接口道：“臣弟愿替她一死！”说罢，他一撩衣摆，上前跪倒，“请皇上成全！”

“舅父！不可！”苏漓震惊道，心竟乱了一分。这接二连三的意外几乎让她有些回不过神。阳骁救她，对汴皇以死相挟，她尚能理解，毕竟他是汴皇最心爱的皇子。可阳震不同，汴皇此刻多半处心积虑想要除掉他，他这样做，无疑是将自己送入虎口，叫她怎能不胆战心惊？

阳震没有回头，激愤道：“阿漓不必多言！只要舅父这条命还在，决不会让你有任何闪失！否则，阳震如何对得起姐姐在天之灵？”

听他提及母妃，苏漓再也忍不住，酸意直冲鼻腔，“舅父……”

千叠岩一事，她曾以为阳震对亲情没有丝毫顾念之情，唯有权势和权力才是他的最终目标。没想到，今日为了她，他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汴皇冷眼旁观，忽地叹息一声，似是无限感慨地道：“萧王对阿漓的甥舅亲情，真是令朕感动！阿漓虽是昔皇妹唯一的骨血……可她当众抗旨，朕也不得不罚啊！”他顿了一顿，迟疑问道：“你……当真愿意替阿漓承担罪责？”

阳震沉声道：“臣弟岂能出尔反尔！”

“好！”汴皇缓缓坐直了身子，盯着阳震的眼睛，杀机一闪而逝，叫道：“来人，赐酒。”

话音刚落，一名太监立刻端着酒盘进殿，将酒恭敬地送到阳震跟前。阳震面无表情，似乎毫不意外。

苏漓的心顿时沉到谷底，立刻道：“且慢！此事皆因苏漓之罪而起，苏漓愿一力承担，还望皇上切勿降罪他人！”

“阿漓不必说了。”阳震打断道，“我的命是姐姐保的，我若不能救你，如何对得起姐姐？我心意已决，请皇上下旨吧。”

苏漓一时哽住，竟说不出话来。

汴皇叹道：“萧王军功盖世，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本不该如此终了，可惜……”

阳震冷冷地笑了起来，目光反复流连在精致的酒杯上，酒液色泽清亮，馥郁醇香。他慢慢地将它拿在手中，仔细地赏玩，别有深意地笑道：“这样的好酒……本该是宴席上百官庆贺的佳品，如今却叫臣弟独享个中滋味，还当真是可惜了……”

他缓缓举杯，汴皇身子不自觉地前倾，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苏漓一颗心揪得死紧。直觉告诉自己，阳震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就范，可她却无法控制担忧的情绪。纵然她与阳震重逢不久，感情并无格外亲厚，但她心里明白，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怎样也无法割断的。

那酒盏在众人的视线中被慢慢举高，阳震的手却顿在半空，看着汴皇的目光，有疑虑，有担忧，“皇上，阿漓所犯之罪，臣弟一力承担后，皇上是否当真不会再追究？”

汴皇立即道：“朕乃九五之尊，自然说一不二！”

阳震忽然得意地笑了，还有几分张狂，分明是阴谋得逞的模样。他手腕轻转，杯口一歪，透明的液体直往地面倾落，水珠落地，立时腾起阵阵白烟。

果然是饮下便可毙命的剧毒！烟雾升腾，苏漓心沉如铁，汴皇面前，阳震有如此大不敬的举动，显然是有备而来。

汴皇脸色大变，咬牙叫道：“阳震，你放肆！”

阳震双眼立时凌厉生光，从怀中掏出一物，高高地举起，掌心散发出耀眼夺目的金光，仿如初生的灿阳，晃得众人睁不开眼。

片刻，众人才看清那是一块掌心大小的纯金令牌，精致小巧，金牌正中有个大大的“赦”字，其下还刻着皇太祖的名字。

阳骁看得真切，失声道：“这是太祖爷爷的……免死金牌？！”

众人一听“免死金牌”这四个字，脸色大变，呼啦啦跪了一地，纷纷磕头叩拜。汴皇亦是震惊无比，直瞪着阳震说不出话来！难怪这块金牌怎么都找不到，原来真的在他手里！他顿时心如寒冰，咬牙道：“此物为何会在你手里？”

阳震挑眉道：“自然是皇祖父所赐。”

汴皇疑道：“皇祖父去世之前，没有单独召见过你！”

阳震冷笑道：“可皇祖父见过姐姐。”

汴皇极力回想当年皇太祖去世前的情形，脸色一变，惊疑道：“如此……这块金牌是皇祖父赐给昔皇妹的？可她叛教之时为何不用？”

阳震握住金牌的手倏忽捏紧，脸上痛楚的神色一闪而逝，“因为她心里还记挂着尚年幼的弟弟，怕她离开会连累了他，才会临走前将这金牌留给他以作防身之用。”

苏漓震动不已，母妃她……原来这样疼爱舅父！宁愿自己被人追杀，九死一生，也不愿舅父受到一丝伤害。

汴皇的脸色阴沉到极点，金牌上的“赦”字乃汴皇太祖亲手所书。汴国开国